



雙城記

何冀平

濮哥在香港

濮存昕的「官稱」是濮哥，是大導演林兆華起的，這個恰當的暱稱馬上就叫開了。「哥兒」是對貴家子弟的稱呼，「哥」是普羅大眾的親熱用語，兩個都適合他。我叫我小濮，我認識他的時候，《天下第一樓》開排第一版，小濮是男主角盧孟實的第二角。那時他剛進北京人藝，他的父親蘇民是第一代北京人藝大演員，於是之、藍天野都當他像自己孩子，而我和他年紀差不多，就隨着這麼叫，一直至今。小濮沒有參演我的第一樓，他被謝晉請去拍電影《最後的貴族》，他能演我的戲是20多年後，此時的他已經如日中天。

「一本書讀書會」是香港最有規模的文化閱讀平台，請來自內地和海外的作家、藝術家、文化名人來香港與讀者見面，近距離互動交流。這次請來濮存昕，是因為發行他的新書《我和我的角色》（見圖）。這本書我已經有了，去年在人藝看小濮導且主演新版《雷雨》，去後台看他，他已經化了妝，見到我馬上叫人去書店取書，簽名送給我。這本書我打開就放不下，這是一本他的自傳，以他曾經演過的角色為線索，講述他從小到大的生活經歷，幾十年來扮演各種角色的體驗，充滿思考探求和智慧，當中的家事、私事、故事娓娓道



人。今次他帶着這本書來香港，又簽名送給我和我先生，再送一本是因為這次的是繁體版。

故宮講廳廳裏座無虛席，這在香港是不常見的。我坐在台下看着熟悉的小濮，排練場看他揣摩角色，舞台上看他演繹人物，聽他面對大眾講述心聲，而且在香港，真是第一次。他是演員，絕不會怯場面對大眾，但他還是那個儒雅淳樸的小濮，坦言「對這場面有點不適應……」台下不時響起掌聲，為他的坦率 and 真誠。

演講大約一個半小時，主持問，他說，內容很多很精彩，不知讀書會會不會整理成文，供沒能到場的人感受，供在場的再細細回味，我是記住了一句，真誠。托爾斯泰對契克夫說：「真誠，是上帝放在你心中的寶石。」演藝這個行業要做到真誠，不太容易，而又必須做到，藝術和文學的特殊功能，是對人類心靈深處的極限挑戰，作為一個演說者，沒有真誠，拿什麼觸動觀眾？他演過李白、紅衣法師、魯迅、林則徐、老舍，這些風骨絕塵的大先生，他們睿智，獨出手眼，或迂、或狷、或癡、或狂，沒有真誠是演不了的。

當下時興說貴族，有多少錢才是貴族？其實有多少錢也不一定就是貴族，貴族把物質看得很淡，重的是情義和品德，是肯為他人犧牲一切的君子。小濮，我應該叫你濮哥。

乳房腫塊



冬陽天地

梁冬陽醫生

摸到乳房腫塊，有的人很鎮靜，有些人驚惶失措怕是乳癌。發現乳房腫塊，要留意年齡、有多長時間，上一次檢查乳房、乳房超聲波X光造影的時間，醫生用手查看腫塊的軟硬，邊緣是否整齊？是固定還是可以活動？壓痛還是不痛？皮膚的凹陷？乳頭凹陷出血？腋下淋巴有沒有增大？然後做超聲波看它的形態，是液體還是實質性？邊緣是否整齊？是否均勻？血液供應是否豐富？

必要時做乳房X光造影除了這一個腫塊之外，有沒有其他異常的鈣化點和乳腺扭曲，淋巴有沒有受影響？

有些腫塊是液體性的囊腫，可繼續觀察或用普通抽血的針頭抽取液體做細胞學化驗，如果是實質性的，而上邊有粗的鈣化點多數是乳房的良性纖維瘤，可以繼續觀察或用粗針抽取組織化驗。如果證實是良性，和腫塊繼續共存。如果只是一厘米左右，沒有血管供應可以局部麻醉做真空抽取，將整個小腫塊去除，這比起以前要全身麻醉就進步了很多而且傷口小，好似被蚊咬了一下。但如果臨床上似惡性的話就需要用粗針抽取證實是癌

症，然後做其他檢查包括乳房的磁力共振看是一個原發病灶還是有數個，如果只有一個可以做局部乳房切除，如果是多個則可能要全乳房切除。

局部乳房切除之後要做電療以防有些細胞沒有完全取出而復發。

有些人要做正電子掃描看有無遠處的轉移，評估手術是否能夠完全去除病灶。需不需要化療取決於乳癌細胞的分類、有沒有淋巴擴散或遠處的轉移、癌症的分期而作出評估。權衡化療的副作用和作用，這些由臨床腫瘤科醫生負責。也有人非常不安旨意，摸到乳房腫塊完全不理會，結果發覺愈來愈大而證實是乳癌。我問她為什麼當初不理呢？她的回答：以前我有餵人奶，應該不會有乳癌；我沒有家族史，一家三代人都沒有乳癌，所以不會有；我的乳房腫塊是痛的，聽說痛的不是乳癌、不痛的才是，所以我不認為我是……

其實沒有千篇一律的，有很多人完全沒有家族性，餵人奶只是比不餵人奶少患乳癌並不是絕對，有些乳癌可以是痛的。不同的乳房腫塊表現方式、處理方法可以完全不同，最重要的是先看了醫生，做一些適切並有針對性的檢查來作出判斷，然後做相應的跟進。

陳星旭《你也有今天》



細說星光

叢仁

在內地城市街頭逛一轉，你會發覺內地女生的外表儀容、衣着化妝跟香港女生相比，已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但是在漂亮女生身旁，就經常出現一個「薯」仔，當然這種男女生的外貌差異，幅度已漸收窄。正因這種男女懸殊，怪不得內地女生多遲婚！因為不到最後關頭，也不願輕易選一個非典老公。所謂非典老公就是女生自小夢寐以求的典型老公模樣，大概有甄子丹的身手、劉德華的外貌、王一博的青春、馬化騰的財富，當然還要是超級王老五吧！

內地時裝劇，總少不了提醒女生趕緊成婚的劇情，即使不是主軸劇情，相親仍是必備的過場，這些橋段很能反映社會現況，根據國家人口統計，男女比例大約是104:69，男性人口72,206萬人，女性人口68,969萬人，男性比女性多3,237萬人。雖然說仍是男多於女，但這比例下，奄尖的女生，就連唯一的那個都可能輕輕錯過。自從看了童瑤主演的《三十而已》後，大家都明白嫁不出是何等的大事，30歲附近女性的切身問題，大家都熱烈討論。

在國劇世界裏，以上的情況是不會出現的，製片



總能挑得風流倜儻的男主角，是絕不會令觀眾失望的，十數億人口，怎能挑到眉清目秀的帥哥，這是無需太擔心的。大家常提到CP值，反而是指俊男美女是否匹配，是否相襯，你的美未必配襯帥的他，尤其是古裝劇。長期接受了大隻男與小美人的配對。大家熟悉的趙露思、趙麗穎、唐嫣、楊紫的個子都不高，男生像楊洋、陳偉霆和今個星期想寫寫的陳星旭（見圖），相對都是高大威猛的。

踏入2024年，除了話題劇《繁花》的胡歌，仗着導演王家衛首拍國劇的氣勢備受關注外，陳星旭就是另一位較有熱度的男演員，他主演的《你也有今天》和《我們的翻譯官》同期播出，獲得很高的點擊率和支持度。聽說過陳星旭入行是在動物園玩樂時被星探發掘，透過拍廣告入行。他的成名作是《東宮》，他與女主角彭小苒演得凄美動人，後來他拍《號手就位》和《星落凝成糖》，這一檔他的兩套時裝劇，一個律師，一個翻譯官的專業角色，都很適合他，其中《你也有今天》的錢律師，不過也是霸道總裁的專業版吧！但他和章若楠演的對手戲，很有趣！陳星旭演技也日漸成熟，感覺上他在30歲以上，但原來他是1996年出生的，即是今年才不過27歲，星途未可限量。



此山中

鄧達智

汕頭白粥

自己是個對某個地方、某種食物長懷思念的饞嘴鬼。不說多，就揀幾樣：

母親在世時親手烹製的元朗家鄉餸菜，尤其特色年節小吃。

檳城樹上熟榴槤、馬華小吃及斑蘭葉香娘惹糕點。

曼谷文苑花膠撈麵並沙參玉竹甘筍野生水魚湯。

巴黎第6區Paul咖啡店新鮮出爐月牙包及長條法包配諾曼第牛油並鮮果醬早餐。

伊斯坦堡奧圖曼帝國源遠流長並充滿蜂蜜與果仁香氣的甜食。

江浙一圈尤其陽澄湖深秋秋冬大團蟹。

潮汕特色美食豐盛打冷配菜澄海瀟水獅頭鵝、全牛30部位火鍋及龍北市場糕餅食。

不說其它，單單美食一項足夠令人奮力保命，行得走得睡得好，吃喝五臟六腑通暢，暫保活力延長，不求吃得多多，但求點到即止，淺嘗。

潮汕一圍美食進入自己思維其實也算久遠，上世紀九十年代被邀，前往汕頭經濟特區，跟製衣工業從業員講解現代時裝之設計、製作及市



◆六順白粥、桂元白粥等以「白粥」作號召的「打冷」店，在汕頭的夜晚盛放。作者供圖

場。客戶客氣，務求早午晚三頓飯，盡量提供最佳菜餚；記得不多：早餐鹹甜特色雙味糰，午餐魚飯蜜饈番薯芋頭反沙芋頭，晚餐海鮮海鮮……都是好東西，反而不及夜宵時分央求當地工作人員帶我走入街頭，吃露天火鍋，還有汕頭特色「白粥」（港稱打冷）。

當時年輕輕，品味未昇華，純粹白粥當然吸引不來，然而襯托白粥款式豐富的配菜，才是饞嘴鬼的心頭好。

為此，前來潮汕地區叩門尋找美食成為習慣，更於八九年前提議當時為無線電視拍攝《吾淑吾食》黃淑儀（Gigi姐）向公司反映，拍攝一輯香港人肯定有興趣的潮汕美食特輯；果然成功，筆者因此更隨隊當嘉賓，嘗過不少好吃且聽得不少的美食文化底蘊故事，TVB功德無量！

疫情前，不少朋友，包括在下主持香港電台及新城電台節目的聽眾們，央求陪同前往，共享美食，最犀利的一次近80人同行。疫情完結之前，朋友們已開始排隊，邀我帶領覓食潮汕……結果，低調處理，去年四五月間帶領了20人前往。年底、尾牙前，又再十多人安靜出發。

想起汕頭打冷店的生意興旺情況，專人負責煲白粥的震撼，未到貴境之前，心已癢癢！

去張聖芝家看臘梅



百家廊

張維菊

自從知道張聖芝家有臘梅，我們就存了一個共同的念想。什麼時候能去她家，看看那株臘梅到底長什麼樣子，有多香呢？

臘梅年年開，爺爺寶貝得很，看得也緊。張聖芝跟我們講。可是，臘梅香搗不住，也藏不住呀。村裏人都想去看一看，聞一聞，求一枝帶回家。插枝梅花好過年麼。

那株臘梅成了我們心目中的神聖存在。你爺爺讚折不？臘梅是爺爺的命根呢。一幅老人與梅的圖畫在眼前生動起來。漫天風雪裏，張聖芝的爺爺看一回臘梅滿枝，便踱回自己的小屋，在暗處的梨花木條几上，寫一回梅花詩。「只留清氣滿乾坤。」又或者，「一樹梅花一放翁。」這情形，竟比《紅樓夢》裏，寶玉「訪妙玉乞紅梅」一節，更鮮明，更入心了。

張聖芝還是決定，帶我們去她家園子裏看臘梅。剛下過一場大雪，那天下午，上完兩節課，張聖芝帶我們上了路。張聖芝家在鄰村，平時住校，大休時才能回家一趟，換洗衣服，再帶些煎餅、鹹菜來，作為下周的口糧。我們從黃崖頭上的資邱聯中出發，穿過銀線河畔的楊樹林，朝西北方向奔行。腳底下的積雪，被踩得咯吱咯吱響。大片大片的麥田，在雪下散發出熱烘烘的氣

息，就像走得嘴裏冒白氣，頭頂也冒出白氣的我們。四周的村落升起炊煙。我們嚙了口唾沫。

「潔白的雪花飛滿天，白雪覆蓋着我的校園……」不知誰哼起了王潔實、謝莉斯的《腳印》。很快，和聲四起：「有的直、有的彎、有的深、有的淺……」幾雙清澈的眼眸，交換着欣喜與會意。張聖芝回過頭來，臉龐一笑。她臉上紅撲撲的，鼻翼兩邊的幾粒雀斑，也都消失不見，眼神明亮又溫柔。她頸上繫着的紅圍巾也好看。我常想像張聖芝心無旁騖，在臘梅香裏讀書寫字的情景，很是羨慕，覺得她那麼有福氣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農村，能考個小中專，就很不錯了。那時還包分配，等於捧上了鐵飯碗。忽然，楚軍兵指着雪地裏一串大腳印說，看，打兔子的留下的。瞧去，大腳印傍着一串梅花樣的小腳印，踏雪而去。記得楚軍兵應屆畢業便考取了福建的一所水利中專院校。

一進村口，有淡淡的梅花清氣透過來。快到了。張聖芝輕聲說。

驀地，一縷臘梅香跳過土牆，跟走得熱氣騰騰的我們恰好撞了個滿懷。

那是一個素樸的農家小院。後園裏，一樹臘梅安靜地開，凜冽的花香浸潤着我們的肺腑。冰天雪地中，我們在一株臘梅跟前，屏住了呼吸。一粒粒花骨

朵，俏生生地，頂雪而發。千朵萬朵的黃花瓣，蟬翼一樣薄，蜜蠟一樣晶瑩。嬌黃的花蕊，也柔嫩，也堅強。我們驚訝於這美，這時辰了。張聖芝跳起腳，手伸向花枝。我們趕緊攔住她。走了那麼遠的路，一心想要乞一枝臘梅的我們，一齊擺手說，不要了。

記憶有時是最不可靠的。如今提起，有說，雪不大。有說，是一個清晨。有說，唱的是費玉清的《一剪梅》。有說，同去的不是楚軍兵，而是會織毛衣的張曉曉。每個人的心裏面，都有一段鮮活的回憶，我驚訝於流光折射下的微妙變化。有趣的是，去張聖芝家看臘梅，這一點倒確鑿無疑。不然，沒有折花的我們，何以人人捧得清香滿懷？

多年以後，去大明湖。在漱玉泉邊的清照故居，與一片臘梅相遇。學生時代，去張聖芝家看臘梅的情景一下子浮現在眼前。「倚門回首，卻把青梅嗅」，彼時，記憶裏埋藏的那株臘梅，與一代詞人的《點絳脣》，一起馥郁在心頭。而今，種臘梅的老人早已不在。那園子怕也早已不在了。聖芝同學還好嗎？種臘梅的人一定不知道，他種的臘梅，這些年，一直在大雪紛飛裏，呼啦啦開。

原來，我早已種下一株臘梅的。在時光的深雪裏，它年復一年，花繁枝茂，奇異之香，愈發嫵媚。

蔡氏夫婦金婚誌慶



演藝蝶影

小蝶

最近多份網上娛樂新聞刊載蔡和平（Robert）「忽然自爆」與宣萱是親戚關係，兩名電視人原來是親戚變成「大新聞」。其實Robert哪是「忽然自爆」呢？他這些年來在臉書上不知提了多少次他是宣萱的長輩。每次他提及時，總會同時上載一張他與任平（Peggy）結婚時在香港大會堂拍攝的大合照，因為照片中的一對花童正是宣萱和她的哥哥。

有些報道說Robert是宣萱的表舅父。由於Robert是以英文撰文的，所以他說是宣萱的Uncle並不能反映二人之間實際的親戚關係。我記得數年前他曾在臉書提過他們的關係，那時候我推斷他是宣萱的表姨丈。不過我沒有向Robert查證，所以不能確定。

Robert最近再次把他的結婚照片上載，是因為本月10日正是他和Peggy的金婚誌慶日，那張婚照剛好於50年前拍攝。照片中還有當伴娘的沈殿霞、「戲穿石」的杜平等。

當時Robert是《歡樂今宵》的編導，Peggy是他的得力副手。Robert告訴我當時他為了追求已到加拿大求學的Peggy，從不放假的他竟然拿了一星期假期追到加拿大去。

二人結婚後，Peggy在工作上和家庭上都是Robert的最佳夥伴。多年來，二人無論是工作、出席宴會，或是旅遊，總是有影皆雙。他們都是天生精力無窮的人，一年中乘飛機的時間比很多人乘巴士還要多，往往在四五日內飛越3個城市。有時，即使他們有三數天不用到外地開會的時間，也會一起到東京逛逛。近年來，他們更不斷穿梭往來在世界各地開設的數十間食肆分店。他們擁有無限的精力和創意，對工作和生活的熱愛，以及互相扶持的感情都令我羨慕不已。

Peggy一次對我說：「我跟友人說，『將來我老了，做什麼才好呢？』友人反問我：『你現時不是已經老了嗎？』我才恍然大悟，原來自己已經不年輕了。」就是

這種不被年齡所限，一切從自己的心出發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才是令他們活得那麼精彩有趣的原動力。

本來蔡氏夫婦前天慶祝金婚，早已安排到非洲旅行慶祝。可惜的是，Peggy的哥哥剛因病離世。Peggy與哥哥兄妹情深，哥哥多次生病住院，她都在醫院陪伴。最近他做了兩個大手術，以為可以根治頑疾；怎知病情急轉直下。Robert和Peggy當時正在新加坡為新開張的食肆忙碌，也立即丟下工作，返港陪伴哥哥。Peggy一直為兄長祈禱，祈求奇跡出現，可惜他還是息勞歸土。

Peggy的心碎了。過去多天，她一直躲在家中哀慟，令Robert擔心不已，一直想辦法令愛妻從悲傷中走出來。我知道一時間很難愛Peggy把自己的兄長放下，只希望時間可以逐漸幫助她從陰霾中釋放出來，重返她的人生軌跡。他們的非洲之行延至5月，順道慶祝Robert的生日。我希望到時他們都能夠釋懷，好好慶祝難能可貴的金婚。